

草珠

项链

在这部小说中，作者凭借一颗敏感而富有诗意的心灵，不仅为读者塑造了神奇的田田、美丽的翠荷、可爱的旋子等人物形象，还把童年乡村的景致与万物生灵，描写得如童话般神奇感人，将童年成长中的故事写得韵味高雅、妙趣横生。在对人物细腻、温柔而又略带感伤的情感世界描述中，对孩子们美好的内心世界做了深刻的揭示。

李明性◎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草珠 项链

李明性◎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草珠项链/李明性 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06

ISBN 7-02-005469-2

I. 草… II. 李… III. 儿童文学-长篇小说-
中国-当代 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21204 号

责任编辑:胡玉萍 装帧设计:刘 静

责任校对:刘光然 责任印制:王景林

草 珠 项 链

Cao Zhu Xiang Lian

李明性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63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7.375 插页 2
200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5000

ISBN 7-02-005469-2

定价 18.00 元

目 录

第一部 祠堂

一 去上学	3	目
二 翠 姐	11	
三 田老师	18	录
四 偷 窥	27	……
五 挖胶泥	37	……
六 泥娃娃	45	……
七 凤仙花	52	1
八 草珠项链	58	
九 碎瓷片	64	
十 升国旗	72	
十一 月 饼	77	
十二 生命的季节	82	
十三 高粱琴	88	
十四 冬 日	92	

第二部 小 镇

一 莲子姐	99
二 春天来了	102

三	去小镇上学	108
四	幸福时光	113
五	童话世界	120
六	发现美的眼	128
七	诊所和油坊	134
八	去看大海	139
九	红鱼王子	145
十	彩虹	151

第三部 假 日

一	夹竹桃	161
二	年 轮	
	——旋子假日日记之一	169
三	梨篓儿	175
四	大天鹅	180
五	日 子	
	——旋子假日日记之二	187
六	红牯牛	194
七	土 性	
	——旋子假日日记之三	203
八	蓑衣上的梦	208
九	乡 情	
	——旋子假日日记之四	214
十	出巢的燕子	223
	后记 最忆少年时	赵世信 228

第 一 部

祠 堂



一去上学

旋子七岁那年初秋,父亲带他去学校。旋子要上学了,全家人像碰到喜事一样高兴。父亲把一件轻易不穿的长衫从旧箱柜里找出来,规规矩矩穿在身上。父亲个子很高,穿上长衫显得更高了。长衫被母亲浆洗过,很板正,上面有折叠的痕迹,还有浆洗时没有洗净的小米壳儿。长衫是用母亲纺织的土布裁的,用煮黑水染成了说蓝不蓝说灰不灰的颜色。平时,父亲只有出门办事和过节陪客时才穿。父亲虽然是种田人,但年轻时读过几年私塾,在村里又管着事儿,因此是位有身份的人。这种身份平时看不出来,只有他穿上这件长衫时才看得出来。这说明父亲把儿子上学看成是一件人生大事。

旋子也换上了干净衣服,背上母亲专门为他缝制的新书包。书包里只有一支削尖的铅笔和一个本子。那本子是用父亲读过的老书拆散了,把印着字的页子翻过来又钉在一起的。这主意是旋子想出来的。旋子心血来潮,要废物利用,把它们毁了。父亲没有反对。父亲的床下有一大箱线装老书,都是父亲读过的。由于在破箱里放久了,拿出来有一种发霉的气味。书上的纸发黄,书上的字很密。还不识字的旋子自然不知道,上面的文章都是中国流传了两千多年的大学问。父亲从旋子手中抓过被拆开的一册老书,用结了老茧的粗硬指头在唇边用唾液湿了,随意翻了几页,脸上露出很复杂的表情,口中啾啾了两下,又丢给了旋子。

于是,旋子就放心大胆地拆散了,将书页一页一页地翻过来,一页一页地折叠整齐。又让母亲用纳鞋的大针,把折叠整齐的书页缉了,变成了一本没有任何文字的书本子。当然,折到里面的字还隐隐约约地显露着,却不影响在上面书写新的文字。这是旋子有生以来第一本属于自己的学习本。父亲在封皮上用毛笔写了“练习簿”三字,又在第一页竖题两句话:“学好本领,报效国家”。父亲的毛笔字很清秀,一看就像个有学问的人写的。父亲读过床下那一大箱老书,又能写出这样的毛笔字,是位受人尊敬的乡村秀才。

小孩子对成人有一种天生的敬畏感。旋子小时候认为,每位大人都是很不得了的人,他们办事很神圣,他们说的话也很神圣。即便一位再没本事的大人,也比小孩子懂得多。旋子从小最敬畏的大人是父亲。

父亲很威严,很少有过笑脸。特别对儿子,说一不二,稍不顺眼就用巴掌伺候。他从来不对儿子表示亲昵,也没好好抱过。母亲若让他抱一下孩子,他便像老鹰抓小鸡一样,一把抓过来,往胳肢窝下一夹,提溜出去。旋子曾多次领略过被父亲夹在胳肢窝下的滋味。旋子不仅怕他夹在胳肢窝下,更怕他剃头。父亲手狠,心急,把旋子的头捺在热水盆里,不等洗透,一手摁住脑袋,一手挥动大剃刀,像割麦子一样,刷——刷——剃起来。旋子疼得嘶嘶哈哈一脸哭相,但脑袋被父亲用力捺住,动弹不得。每剃一次头,等于受一次刑罚。旋子剃的不是光葫芦头,留着一片“心凉门”,由于保留了这块头发,多少减轻一点剃头的痛苦。直到上学的前一日,旋子得到父亲的恩准,请一位下乡的剃头匠,把头发理成时髦的小分头。

跟着父亲去报名,对七岁的旋子来说是件大事。他已激动了好几天。在这好几天中,父亲对他突然客气起来,脸上也有了从未有过的和善,仿佛他一下子长大了似的。

一出门，父亲就牵住了他一只手，立即吸引了乡邻的目光。父亲的腰挺得很直，脚步迈得很大，旋子像一只被他牵着的小羊。

“村长，今日咋穿戴这般整齐，去乡里开会吧？”有街人向父亲打招呼。

“没看到吗，领儿子报名去上学呢。”父亲的口气含着骄傲。

“啊，旋子该上学了。多快，早几天还光着腚在塘里洗澡呢，转眼就成学生了。”

“村长，你们家可是耕读传家呀。”

“旋子这娃，中，从小看大，将来准能干大事儿。”

听到这些赞美的恭维，父亲满脸得意，谦虚着：“难说，学校办在家门口，不敢误了孩子的前程。”

从家门口到学校，要穿过半个村庄。路旁边有个大池塘，四周一圈柳树，这年雨水大，池水满荡荡的。荷花在大莲叶中开出一朵又一朵。小燕子在荷塘中绕着圈子飞，呢呢喃喃，不时俯冲到水面上，捉住一只在水面滑动的“水拖车”，又扇着尖尖的翅膀，一下飞到半空。池塘岸上长着厚厚的葛巴草。旋子从小爱玩水。每年夏天，他几乎天天都和小伙伴们下到塘里，在荷丛中采莲蓬，钻到菱角秧里摘菱角。有一回，被菱角秧子缠住腿，差点儿被淹死。还有一次，被水底的碎瓷片扎伤了脚。

这一切，都变成了有趣的回忆。旋子活得很健壮，虽然瘦小，但身上的肌肉很结实。他要去上学了，跟父亲走在池边的柳树下，与往日的游戏有着不同的感觉。

路的另一边是一家连着一家的农家小院。父亲不停地和院门口的男人说着话，边牵着旋子朝学校走。旋子长这么大，第一次被大人牵着手，又是在众目睽睽的村街上，很有点不好意思。他几次试图从父亲手里挣脱出来，都没有成功。父亲的手不仅没有松开，反而抓得更紧了。旋子的小手有了疼痛的感觉，同

时,也感觉到父亲的手掌心里出了汗……

小学校设在李家祠堂。祠堂坐落在村东的一个土台子上,一个主殿,东西厢房,雕花门楼正对着一池清水。门旁一边一个大石狮子。大门上方,挂着一个金字大匾牌,上书“李氏宗祠”四字。

李氏宗族是个大家族,在此地已有七百年历史了。祠堂四周,光李姓的村庄就有五六个。最后一任族长叫李传根,已经九十二岁了。村里老少都喊他老祖爷。按他的辈分,旋子的爷爷还该叫他爷呢。可旋子的爷爷已去世了,这位老祖宗还活着。不仅活着,还能下田薅草,还能和孩子们一起踢毽子。老祖爷喜欢逗光屁股的娃子。一看见总要拉到怀里,拍着娃子的肚皮问:“西瓜熟了没有?”要不,在上面“摘茄子”,摘得娃子直咧嘴。有时,还会突然摸住娃子的小鸡鸡,说少了一个蛋子儿。娃子不小心摔倒在地,他又击掌大笑,说“狗晒蛋,好晴天”。

一个伏天的正午,旋子从庄稼地里钻出来,出了一身油汗,便脱光了屁股,跳到池塘里洗澡。旋子游泳的本领还可以,一个猛子可潜出十几米。从水里钻出来,看到池塘边高台上的祠堂门楼,突然萌发出一个好奇心。学校正放暑假,他想钻到祠堂里窥探一下祖宗神楼里的秘密。赤条条地爬上塘岸,身上的水珠映着盛夏的阳光。空气热乎乎的,大地也热乎乎的,塘岸的柳树叶子都晒蔫了。树上的知了拼命地嘶叫。旋子一阶一阶,上到祠堂大门口。大门口的两个石狮子瞪着他。孩子们常在石狮子上骑来爬去,石狮子身上的花纹都快磨平了,但它的眼珠依然瞪着,嘴巴依然张着。旋子在它身上不知骑过多少回,一点儿也不怕它。门楼的厦条处,有一群麻雀,它们在上面做窝,在上面游戏,吵成一片。奇怪的是,站在下边一点儿不觉得吵,反觉出奇的静。祠堂的大门敞开着,门下刮着穿堂风。一股一股的热风从水面吹过来,到这里突然变凉了,吹在光身上舒服极了。

旋子正想向院里走去，却发现砖地上铺着一张破席片，席片上躺着一个人，一个和他一样赤着身子的人。这个人很老，像一节放倒的老树桩，身上布满了纹皱和斑点。旋子一下认出来，这是李家的老祖爷。老祖爷真会找地方，跑到这里纳凉来了。老祖爷肚皮朝上，四肢展开，很舒服地躺在门楼下的过堂风中，眯着眼，像是睡着了。

厦顶上的麻雀在祠堂匾牌上钻来钻去，吵着闹着，不时把新鲜的雀屎拉在上面。

来年春天，老祖爷真的死了。李姓各村的男女老少，都给他戴孝，给他烧纸，给他磕头，但人人脸上并无悲戚模样，只是象征性地在他灵前哭了几声，但很少有人掉眼泪。不仅不掉泪，从灵棚下一出来就点烟，就开玩笑，说老祖爷早该走了。要是村里的老人都活到他这个岁数，下面一辈一辈的人怎么起来呢？老人活到一定的岁数，死了就是喜丧。老祖爷死时村人请来两个唢呐班，吹的全是喜庆的曲子。

旋子跟着父亲上了祠堂的台阶。台阶上的青石板被李氏家族的子孙们用脚板打磨得很光，泛着太阳的光影。石缝中的小草却长得十分顽强，一条断缝中拥挤地长出一片，还开出两朵细小的黄花。在石阶上，父亲的脚步迈得很平稳，旋子有些跟不上。过去他来这里，都是一蹦一跳上去的，觉得这是个好玩的地方。现在却有几分紧张，几分神圣。他终于挣脱了父亲牵引他的手，一脚一脚地朝上攀登。门口有几个孩子在石阶两边斜石板上溜“滑梯”，嘻嘻哈哈地滚成一团。旋子扫了一眼两个石狮子，过去它们挺威风，今日却有几分可笑。天天都是一个姿势，一个表情，眼睛也不会眨动一下，身上被孩子用铲刀刻出许多伤痕，可怜兮兮的。

院里有两株古树，一柏一槐。柏树几乎没有什么枝杈，直溜溜地伸到高空里，像根名副其实的旗杆。树梢有几个分枝，犹如

一只展翅欲飞的大鹏鸟。那株槐树是纯正的国槐，枝杈弯弯曲曲，叶片很小。旋子喜欢把这种叶片含在嘴唇上，吹出蚩蚩的叫声。

祠堂的主体建筑就是大殿了。前厦下的四根廊柱已油漆剥落，两个花格子大窗户糊了粉纸，里面是老师办公的地方。迎着正门的壁前，是一个巨大的用紫檀木雕成的神主楼。神主楼的造型仿佛是一座缩小的祠堂。上面有廊柱，有门窗。门窗可以推开，里面整齐摆放着李氏宗族祖先的灵牌。神主楼上的门窗平时关得严严实实，只有到过节过年，族人来祭祀时才打开。神主楼前有一个供案，还有一个大香炉。

一进门，父亲指着神主楼对旋子说：“你要好好读书，不要给祖宗丢脸。”旋子第一次走进这地方，屋子十分高大，神主楼上笼罩着神秘的气氛，仿佛有许多老人的面孔浮现出来。田老师在东间办公。她微微含笑，起身迎接父亲。

父亲说：“旋子，快喊田老师！”

“田老师！”旋子向田老师鞠了一躬。

“李村长给孩子报名来了。”田老师拉过一个凳子让父亲坐了。

父亲坐下，说：“这娃子该上学了。”

田老师抚摸了一下旋子的头，问：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旋子。”旋子回答着，想着自己的头从来没被人这么温柔地抚摸过。

父亲解释道：“他生下来头上有三个旋儿，家人就叫他旋子。”

“啊，是吗？”田老师对旋子的头似乎很感兴趣，“来，旋子，让我看你头上的旋儿长在哪儿？”她把旋子拉到怀里，双手拨拉着旋子的头发，在里面寻找着。

“你看，头顶上两个，额尖上一个。”父亲站起身，指给田老师



看。

“啊,真是呢。”田老师用指头把旋子的头发拂顺了。田老师的手指似乎有什么魔力,旋子觉得有一层灰垢被她拂去了,脑子变得清清亮亮。

“旋子,旋子,真有意思。你是田野上的小旋风,自己旋转呢,还是个陀螺,要用鞭子抽着才肯旋转呢?”田老师和旋子开起玩笑。

旋子很窘,不知如何回答。

父亲说:“玉不琢不成器。田老师以后要多用小鞭子抽着些。”

田老师笑着说:“教不严,师之惰。李村长,旋子的大号呢?”

父亲说:“就叫李旋子吧。”

二 翠 姐

报过名,父亲就回家了。旋子在校园里看见杏妮和黑豆还有石头和笆斗。旋子从小和他们一块儿玩耍,都是同龄人,都到了上学的年龄。虽然都起了学名,但在一起时,仍喊对方的乳名。

旋子问杏妮:“杏妮,翠姐咋没来?”

杏妮说:“昨天晚上,还说和我一块儿来呢。今天一早我去找她,她正和她娘怄气儿,我就先来了。”

黑豆说:“她娘不让她来上学,已闹过几次了。”

石头说:“去年就因为她要来上学,她娘把她打了一顿。她爹叫她上,可当不了她娘的家。”

笆斗说:“她娘是个小妖精。”

旋子说:“别瞎说,大婶有她的难处。”

翠姐比旋子大一岁,是他们这伙娃子的首领。她家房后紧挨着池塘。池塘圆圆的,像个大月亮。雨天,雨水冲洗了四周的尘污,顺着大路小沟汇到塘里,沉淀后,水清亮。高高低低的荷叶把整个水面都覆盖了。荷叶上滚动着透亮的大水珠,粉红色的荷花吸人眼目。荷花的莲秆挺实有力,叶绿如翠。翠姐带着小伙伴们在塘边玩耍。众星托月,翠姐是村里最漂亮的女孩子。她身子灵巧,踢毽子、跳绳、蹦“城”,都比别的女孩子出色。晚饭后,旋子最喜欢找她玩。她身上仿佛有一种磁力,无形中吸引着旋子。

翠姐的母亲是大家户的小姐。村里的大人们都传说她嫁来时,穿着绣缎旗袍,戴着金戒指,光嫁妆就摆了半里地。村里人都被她的美貌和富有而倾倒。男人一说起婚宴和闹房时情景,眼里便闪出奇异的神采。翠姐的母亲是极秀巧的女人,会剪纸,会绣花。翠姐从小被她打扮得如花似朵。翠姐身上的衣服不仅样式新颖,颜色也搭配得好看。翠姐脚上的花鞋绣得水水灵灵,头上的秀发常被母亲梳理出不同的样式。村里人一看见她,常说:“画上也没见过这么俊的丫头,只可惜生错了地方。”旋子每逢听到这话,便想,翠姐若生在别的地方,他的童年就会黯然失色。

每次做游戏,翠姐自然是兵头。他们玩的游戏可多了,像“捉羊羔”、“劈麻绳”、“挑兵”、“打梭”、“赶线蛋”、“扔瓦”等。每一个游戏都由翠姐指挥,分配谁当啥角色,谁就当啥角色,发生了矛盾,就请翠姐评理。翠姐不喜欢和脏孩子玩,看见谁鼻子下挂着鼻涕,就立马赶走:“去去,把鼻涕擦干净了再参加。”笆斗常遭到她的训斥,因为他爱流鼻涕,手上也很脏。

有些游戏边玩边哼着歌儿。

比如玩“劈麻绳”时,要唱:“劈麻绳,劈麻开,大马小马拉过来。”玩“掖马儿”要唱:“掖,掖马儿,马儿不吃回头草,咳儿咳儿往那跑。”玩“踢盘盘”要唱:“踢,踢盘盘,盘盘底下有蚰蜒,青紫毛蓝,大姐大姐蜷一蜷。”玩“捉羊羔”要唱:“捉羊羔,羊低头,您不来,俺睡喽。”玩“捉迷藏”时,捉到以后,要拍拍地,拍拍头,拍着唱着:“拍地拍天,打火抽烟……”

有一回在池畔柳树下玩“指星过月”。翠姐把旋子揽进怀中,用双手捂住旋子的眼睛,让小伙伴们做出各种滑稽的动作在前面走过。翠姐用银铃般的嗓音一个一个地解说着:“小白兔一蹦一蹦过一个,小青蛙一跳一跳过一个,指星星的过一个,望月亮的过一个……”过完了,旋子问她:“猜哪个?”翠姐说:“猜那个